

9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 <sup>T</sup> 9297 / i 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觀望  
生事

觀望

夫臣之事上貳乃有辟矧乎冠萬夫而為長屬四郊  
之多壘不念同體之義罔思利國之訓乃或自蓄疑  
貳窺伺間隙沉機不斷逆節是萌天非可欺罪將焉

往此蓋自王道弗競霸圖是與其有奮自匹夫遽操  
兵柄昧靈命之攸屬懷野心而弗靖失其去就之分  
處於疑豫之際亦有時鍾內難事起蕭牆力過外虞  
兵宿原野或坐觀於成敗或詭取於進退至若始存  
忠順爰茲委用終以嫌間翻然失圖遽始叛盜之名  
宜乎春秋所貶者已

漢英布初與項籍入咸陽為前鋒項籍封諸將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  
江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  
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譙讓召布  
譙讓責之

也音在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  
笑切

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任安為監北軍使者戾太子反召安發北軍兵安受  
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  
二心腰斬

後漢隗囂為西州大將軍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建  
武初光武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  
囂不欲東運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  
退伏閭里

劉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使南郡人蒯

越誘賊師皆斬之而襲取其衆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及李催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時太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

晉劉弘永嘉末爲荊州刺史時天下雖亂荊州安全弘與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傳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

郗隆爲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權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爲楊州刺史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掾諸王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王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速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

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鎮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重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掖扶邃為王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

其卓為安南將軍鎮襄陽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攻譙王承於湘州卓勸承固守當出兵沔口御敦歸路途乞師於卓卓軍次暗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

魏允為雍州刺史安定太守焦嵩率眾據雍州劉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為寇所滅

蘇峻元帝時為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上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文毅重請峻為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宋吳喜為假冠將軍督豫州諸軍事太宗即位四方叛亂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征梟斬東士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王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

視全活帝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  
陳侯瑱爲侍中江州刺史鎮豫章瑱據中流兵甲強  
盛又以本事王僧辨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  
周迪爲臨川內史時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  
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遷才說迪迪乃大出糧  
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熊  
曇朗之反也迪與周敦黃法氈等率兵攻圍曇朗屠  
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迪出鎮湓城又徵其  
子入朝迪趨起顧望並不至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糾率鄉人保新蔡及晉熙  
等五郡及王琳據上流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亦  
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  
達兩授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  
潛師襲之不能克濟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  
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  
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流恐爲已患頗使  
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于齊共爲表裏  
齊遣清河王高出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  
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人齊江而歸高  
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鎮撫上

流願爲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以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

後魏源子恭爲平南將軍元顥之入雒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頗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雒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

後周李遷哲初仕梁爲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

隋虞慶則開皇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帝不之責也

唐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鎮臨淮吐藩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中使程元振不叶遷延不至韓滉爲鎮海軍節度自關中多難滉卽懷窺望於所部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拒玉山禁馬牛出境造

樓船戰艦三千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繇海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三千餘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岷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節第數十聲言將奉迎鑿駕實申傲自守也城中穿井深數十餘丈近百所下為江平俾偏將丘濬董作濬酷虐士卒日役數千人朝令夕辦去城十數里內先賢丘墓多被侵毀又追季長榮等戍軍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採石軍使增置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鍾鑄弩牙兵器陳少游時鎮揚州以兵甲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浣境會浣亦以三千兵臨金山與少游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手相聘賚韓弘為宣武軍節度使弘既久鎮大梁威讐封部謂朝廷畏已爵秩屢加凡更三朝未嘗意入覲徐泗齊蔡前後有阻兵者弘每資寇觀望屢貽國憂及聞憲宗英武神斷累殄劇賊弘意寔懼十三年詔誅李師道弘遂不敢翫寇以兵圍曹州來年春師道梟首七月弘朝京師

又云弘貞元十五年繇汴州大將試大理評事為節度使至元和十四年元二

十一年吳未聞有脩觀之意及既戮元濟師道方懼而來

烏重裔為橫海軍節度使及屯軍深州以賊憑陵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討遂以杜叔良代之



以重裔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克山南西道節度使  
梁朱友謙梁祖建號爲河中節度簡較太尉累拜中  
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弑逆友謙意不懌雖勉奉僞  
命中懷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侵軼謂賓友  
曰珪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餘位列繼誠恩喻父子  
論功較德何讓伊人詎以王平附託之恩屈身於逆  
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度  
懷英韓勅攻之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擣軍赴援  
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  
盛陳感慨願敦盟約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

亦遜辭稱藩行具正朔天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  
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於梁不獲友謙卽請之於  
莊宗莊宗令慕容王正言以節旄賜之

後唐張萬進爲滄州都督萬進殺留後留繼威自爲  
滄州納款於朱梁亦遣使乞降於莊宗莊宗馳書慰  
勞繼威守光之宗也或謂萬進曰河東已許守光自  
新萬進懼繇是堅附於朱梁

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未  
加同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氣焰灼大臣皆  
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

以弓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爲  
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其誠及朱弘昭馮贇等懼禍  
謀於義誠義誠但云僕爲將較不敢預議但相公所  
使耳及秦王旣誅閔帝卽位加簡較太尉兼侍中列  
六軍諸衛事

趙德鈞爲幽州節度清泰末太原兵亂乃以德鈞爲  
諸道行營都統其子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  
使以劉延朗副之又以范延光爲河東道南面行營  
招討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呂琦嘗佐幽州幕乃命賈  
都統官誥以賜德鈞兼犒軍士琦至從容宣帝委任

之意德鈞曰旣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鈞志在併范

延光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帝以詔諭延光不從大軍  
旣至圍栢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延光軍又至榆  
次蕃軍退入河東川界時德鈞累奏乞與延壽鎮州  
節度帝怒曰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戎要  
代子位亦甘心矣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德鈞  
聞之不悅

李彝殷鎮夏州傲視中原凡賊臣不逞必陰相締結  
冀其輸貨應接李守貞出兵境上以酬其貺朝廷知  
其心羈維之

漢田再榮仕晉為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開運末契丹  
 犯闕明年虜王北去再榮從虜帳至真定其年間七  
 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師麻答據甲仗庫勢未  
 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為軍  
 吏道所迫乃行詔日逐出麻答諸軍以再榮名次在  
 諸較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

生事

甲冑興戎商書之為戒虎兕出柙孔聖之攸譏豈得  
 兵火自焚颺弩輕發是故狼貪著於軍令兒戲存乎  
 帝語漢氏而下將非一塗或任總邊寄身當臨敵或

扞守與國討伐叛黨而有肆志以逞矢謀不臧苟貪  
 天功罔恤時難繇是專任已力構發釁端啟內侮之  
 階棄在和之訓靡思康靖姑務煩尅失親善之為寶  
 忘懷安之遠慮橫法以繩下苟求以致怨敗乃大事  
 職此之由辱國受誅悔將奚及者矣

漢王恢為大行諫議陰使馬邑豪聶壹為間

間音居  
竟切

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  
 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為然可許之聶壹乃詐斬死

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

縣讀曰懸

視單于使者為信

視讀曰示

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

入武州塞在應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

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

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

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

屬約單于入馬邑總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

輜衣車衣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摠曰輜重音直用切於是單于入塞未至

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恢等罷兵於是下恢廷尉廷

尉論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

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

匈奴報仇也武帝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帝帝曰首

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

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尉士大夫心或當得其

輜重人衆也古尉字止如此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

自殺

後漢朱徽行度遼將軍和帝永元中南單于與中郎

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

于章無繇自聞而崇因與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

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

等又右部降者謀兵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

郡去定為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雖難

測知然大兵聚會未必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畧使者  
之單于庭與崇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  
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  
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畧事  
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  
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  
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  
子先知乃悉將盧雒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  
不得入徽遣使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乃引  
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

國舅骨都侯嘉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  
立一年單于適之師子立亭獨戶遂候鞬單于師子  
永和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括  
將衛人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  
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  
逐王逢侯爲單于所殺畧吏人燔燒郵亭盧帳將軍  
重向朔方欲度漢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  
較尉馮柱與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較士及郡國積  
射緣邊兵烏桓較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  
之時南單于及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

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兵度隘向蒲夷谷  
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  
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  
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  
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  
逢侯於蒲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  
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  
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追羗胡兵討封蘇  
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遛失利  
下獄死後帝知徽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  
皆徵下獄死

耿夔代鄧遵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  
王呼尤徵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

屯列衝要

還使新降者  
屯列衝要

而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恚

恨謀畔

王敬爲燉煌長史桓帝時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  
評子迎喪道經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  
與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  
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燉煌太守馬達明年以敬代  
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故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

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且曰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卽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夔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夔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燉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夔時輸夔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燉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

陳泰字伯玄爲雍州刺史時司馬景王秉政泰求勅并州并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鴈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

宋張邵爲征虜將軍領南蠻較尉都督南雍州刺史文帝元嘉中丹折一州蠻屬爲寇邵誘其帥因出大

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邵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郡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

申垣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孝武大明元年魏攻兖州帝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魏軍已去垣諫建議任臻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帝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垣棄市羣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垣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帝乃原其命擊尚方尋被宥後爲驍騎將軍

後魏奚牧爲并州刺史道武時并州與後秦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盧昶爲鎮東徐州刺史宣武時梁琅瑯郡民王萬壽等殺胸山戍主劉術昶遣鄒城戍副張天惠赴之卽據其城旣克梁胸山戍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昶旣儒生本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征戍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



册用元朝生事 卷之四十四 十六  
降梁昶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  
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畧江  
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胸山失利最爲甚  
焉

唐孫佺爲幽州都督睿宗延和元年將兵二萬八千  
以襲奚師至冷陁並沒焉佺爲虜所擒送於默啜副  
使將軍周以悌死之將軍李楷落烏可利張貞楷落  
挺身以出初佺之將行也烏可利諫曰暑熱道險懸  
師遠襲舉非其時往而必敗佺曰薛訥言在邊積有  
年矣然竟不能復營州使東北無事今與公同心戮

力掩其不備可以有功道險暑熱安能避乎於是遂  
行命李楷落將騎兵四千爲前軍遇賊八千騎與戰  
楷落敗佺素怯懦見賊至驚懼率衆欲還又爲虜所  
敗廼投惡山爲營列方陣而待之虜謂佺曰旣以和  
親何得輕來襲我佺曰吾來和親爾虜曰若和親國  
信物安在佺悉軍資以與之虜得而更戰軍遂大敗  
至夜衆餘七千佺謂衆曰帥兵南還於是兵皆散走  
佺爲虜所得佺敗處去塞千餘里

王君奐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判涼州都督玄宗開元  
十五年與迴紇戰死初涼州界有迴紇契苾思結渾

四部落代爲首長君奭微時往來涼府爲迴紇等所輕及君奭爲河西節度使迴紇等怏怏耻在其麾下君奭以法繩之迴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更都自陳枉狀君奭發驛奏迴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帝使中使往按問之迴紇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迴紇承宗長流灤水渾大得長流古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朗長流契滕州廬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迴紇等婚姻貶令問爲撫州別駕嵩爲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與謀殺君奭以復其怨會吐蕃

使間道往突厥君奭率精騎往徐州掩之還至其州南鞏芼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奭旌節先殺其左右宋貞割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奭從數千人與賊力戰自朝至脯左右盡死遂殺君奭馱其屍以奔吐蕃追兵及護輸遂棄君奭屍而走玄宗甚痛惜之

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玄宗天寶七載南詔閣羅鳳襲雲南仲通褊急寡謀及雲南太守張虔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女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閣羅鳳皆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閣羅鳳忿然因發兵反攻圍虔陀

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戍雋州閣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錄事參軍姜如芝俱來請還其所擄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逼天和城為南詔所敗天寶十三載閣羅鳳既臣吐蕃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十餘萬輩餉者在外涉毒瘴死者相屬於路天下始騷然苦之宓復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會安祿山反閣羅鳳乘釁攻陷雋州

韓滉為潤州節度貞元二年滉朝京師時兩河罷兵

中土寧又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為日已久大曆以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以來兵衆寢弱西迫大食之強北病迴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者五六萬而已國家若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涼鄯洮渭並脩堅城各置三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為饋餼之資以克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二十餘州復之可翹足而待也德宗甚納其言滉之來也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其來覲帝訪問焉初頗領命

及滉以病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大戎未衰不可輕進無幾滉薨竟寢其事人亦幸焉

田縉爲夏州節度使以貪猥侵擾黨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元和末大兵入寇邊將郝玘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至而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玘之驅戮也

後唐李仁矩爲閩州節度使長興元年十月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廻奏董璋自率亮黨攻陷閩州仁矩舉家擒戮仁矩始爲客將預逢興運錄趨走之勞擢居蕃任才疎謀淺卒以此敗初朝廷昇閩州爲節度制以仁矩代孫岳物議不可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爲曲形奏報地里遐邇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反狀繇仁矩也

晉安重榮爲鎮州節度制使天福六年五月執契丹使搜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於博野乃貢表及馳書天下述契丹受天子事父之禮貪傲無厭困中國之民供億不逮已繕治甲兵將與決戰高祖發使諭而止之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少帝卽位加平章事始朝廷遣使告哀北虜無表致書去臣稱孫虜怒遣

使來護延廣乃奏令契丹迴圖使喬榮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册為隣為孫則可無稱臣之禮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橫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絲是與虜力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追還光遠絲此忿延廣怨朝廷廣遣間使汎海構虜

周張建武為賓州刺史廣順三年十月責授左司禦率府副率制曰頃以野鷄蕃族蠱賊邊陲俾爾率領兵師於彼進討殺牛族孰戶素不陸梁而無故侵擾致其鬪敵彼戎既然殺戮去者寧不夷傷俾將士罹殃職爾之罪授之散秩猶為寬恩爾當再三深自咎責可行左司禦率府副率

極文翔鳳訂正  
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八

違約 狗私 縱敵 收敵

違約

夫言忠信雖微猶而有可經德無咎雖至賢而不可為蓋必誠無苟之謂矣而况君將臣之任奉征討之

丹府元龜 生事

卷之四百四十六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極文翔鳳訂正

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八

違約 聖狗私 縱敵 較敵

違約

夫言忠信雖蠻貊而有可徑德無嘗雖巫醫而不可為蓋必誠無苟之謂矣而况居將臣之任奉征討之寄受賑而行成師以出或廟謀先定或軍志夙成故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四十七

宜寒暑之不踰律呂之相應乃能奮武畧揚威靈平  
強寇絕後患獻功於明廷受爵於大室者矣其有違  
明約徇偏見或見利而輕動或臨危而苟免失在和  
之義成否臧之凶故宜殞身於戰陣歸罪於司敗者  
也或有心靡顧望力難自濟雖法所不舍亦理有可  
悉苟原情而未減故來效而可收焉

漢張騫為衛尉武帝元狩二年封博望侯與郎中令  
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  
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  
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斬當贖

為庶人 軍行而  
輒留去

公孫敖為護軍都尉合騎侯元狩三年夏坐行留不  
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

李廣為前將軍元狩四年從大將軍衛青出塞青捕  
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奏而令廣并於右

將軍軍出東道 并合也合  
軍而同道 東道少回遠 回繞也  
曲也 大軍

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 以水草少不  
可羣輩也 廣辭曰臣部為

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

奴戰 言伊勝寇  
即在戰陣 迺令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

于 致死而  
取單于 大將軍弗聽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

合軍出東道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惑迷也在後不

及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戰單于遯走弗能得而還

也南絕幕乃遇兩將軍絕度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

將軍使人問其失道狀廣遂自殺右將軍食其當斬

贖為庶人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元鼎中遣與樓船將軍楊僕討

南粵樓船將軍將精兵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船粟

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挫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田廣明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既不至質質所

焉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射杜延年薄責廣明自殺

趙克國為蒲類將軍宣帝初遣五將出塞克國兵當

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

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後侯山斬

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

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

而不罪

蜀胡濟為鎮西將軍後主延熙十九年大將軍後主

督戎馬與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維為魏大將軍

鄧艾所破於上邽維退軍還成都



宋王鎮惡晉末爲龍驤將軍隨高祖北伐高祖與期若尅雒陽須大軍至可輕前旣而鎮惡等徑向潼關爲姚興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魏軍屯據岸軍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欲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繇得進

張茂度文帝時爲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留遲時茂度弟邵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邵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

後魏薛瑾爲平西將軍大武真君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

李崇爲車騎將軍梁將趙祖悅愉據硤石詔撫軍將軍崔亮等討之亮至硤石乃大破之亮與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

唐盧江王瑗高祖武德中爲襄州行臺僕射與從弟孝恭俱討蕭銑授荆鄆道行軍元帥瑗新至部未能和其民率兵臨境不敢進孝恭平銑瑗竟後期獨孤晟太宗貞觀中爲殿中少監令率兵與李大恩合勢趨馬邑晟坐失軍期減死徙邊李道彥貞觀中

舟行元載違約  
卷之四百四十一  
為右衛將軍東郡公赤水道行軍總管與左驍衛將軍榮國公樊興坐失軍期減死徙邊

劉仁願貞觀中為右威衛將軍卑列道行軍總管與司空李勣期會逗遛不赴驛召至京帝謂曰自古軍法後期皆死仁願奏曰臣前後使四十餘人往李勣處塗路荒梗悉皆不達最後一使始得至大軍臣又打得延津等七城欲擊平壤李勣兵馬遽以旋歸事有因緣非臣之咎帝曰汝領兵萬餘咸勁卒亡城下邑未有千人以此分疎更為矯詐遂令拽出欲於廟堂斬之仁願號訴不輟聲帝以其有鎮守東海之勤特免死配流姚州

王忠嗣為隴右節度玄宗天寶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初以石堡險固恐所得不如所失請息兵觀釁帝意不悅及奉詔應接延光僣俛緩期故師出無功

李光顏憲宗元和初為裨將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于西川時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憊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

### 狗私

將之在軍得專其命故曰正則從令私則衆怠其有

處置偏黨奏請阿曲報適素憾引薦親暱邀官爵之  
寵求貨易之利違方面之致失出閩之威或致眾叛  
親離以壞軍政為將之失莫大於此

漢衛青武帝時為大將軍元狩四年大擊匈奴時將  
軍李廣自請行帝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  
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  
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  
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  
徙臣出東道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  
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

弗聽令長史封書與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

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 吉愠怒之色  
形於外也

李廣為右北平將軍初獲於匈奴得脫贖為庶人屏  
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二騎出從八繇間飲還

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  
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

西殺太守敗韓將軍 韓安國 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死於

是武帝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  
司馬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

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初李廣之子敢怨大將軍青之

恨其父

令其父恨而死也

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

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武帝為諱云鹿觸殺之

晉石鑿為司隸較尉時杜預為河南尹鑿以宿憾奏

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

騎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較尉

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鑿時為安西將軍使預

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

軍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鑿大怒復奏預擅餽

城門官舍稽之軍典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

主在八議以候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

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畧

鄧羗符堅之將堅遣王猛率羗張蜒徐成等伐慕容

暉既陷并州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眾四十萬來救

猛望評師之眾也惡之謂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

敢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  
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  
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交兵猛  
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  
張奭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許軍出入數四傍若無  
人舉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許軍大敗俘斬五  
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南齊曹虎為寧朔將軍封羅江縣男虎啟乞侯官尚  
書奏侯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

北齊高昂為西南道大都督攻上維為流矢所中創

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歎息者

不見季式作刺史爾季式昂之弟也高祖聞之即馳驛啟季

式為濟州刺史

高季式為冀州都督隨司徒潘樂征伐討江淮之間

為私使維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

唐李晟為右神策都將代宗大曆末吐蕃寇劔南晟

領神策軍戍之及還携倡妓以歸西川節度使張延

賞追之晟深憾焉德宗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鎮

鳳翔表稱宿故懼延賞之責朝廷以其功高為之免

延賞相拜左僕射

袁滋爲申光蔡隨唐鄧等州節度使滋嘗請罷兵以招吳元濟及高震寓以兵敗貶出憲宗思有以懷之乃授滋節度使行其計滋本蔡州郎山人祖父墳墓在焉滋前任在襄州時吳少陽理滋祖父墓禁芻牧諸袁有里居者多署以職而廩給之及滋至唐州乃去斥候而通好賊圍其新興柵滋又卑詞祈免賊因不以滋兵爲意故二歲無功傷沮形勢繇是坐貶撫州刺史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入朝請祈瀛漠二州爲廉察用權知京兆尹事盧士攻爲帥朝廷從之總聚涿州刺史張臯女臯與士攻有內外之屬故總以士攻上請因而用之非選衆任能也

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奏京兆府參軍裴讓是臣男年甚幼小官無職事今惟近勅須令守官伏以臣男之類無數十人悉是資蔭授官所以置之散冗守官旣無公事離任曾無妨闕伏乞天恩依前令在臣所任詔曰應內外有職事官宜准太和元年五月十二日勅處分其諸州參軍文學及京無職事者不在此限度憑其勲舊遽紊明勅置徇私愛議者惜之

後唐段凝爲鄧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爲大將軍帝許之令具方略條奏凝所請偏裨皆取其已黨帝疑之乃止

### 縱敵

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蓋受命以出固敵是求其執俘而言還必至師以誘戰其或籍兵要而資寵祿勞師徒而長寇讎雖有可制之方蓋念自全之計曾微闢志且冀遠圖小則陷於非夫大則孤於受服爲將之道豈其然乎報國之謀非盡善也

漢田仁爲司直戾太子軍敗南齊覆盜城門得出

長安

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盜城門一號杜門

會夜仁都閉城門坐令太子

得出坐縱反者要斬

後魏古弼爲安西將軍征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塗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塗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奔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太武大怒徵還黜爲廣夏門卒

北齊彭樂爲泗州刺史泗陽郡公印山之役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爾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袋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且對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其縱舍伏諸地親拜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捉周文神武曰爾何故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

唐馬燧爲河東節度加魏博招討使大破田悅軍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反德宗居奉天燧引兵還太原時魏州兵大敗後城中無二三千人皆瘡痍悅日夕待降燧思太原畏留魏州遷延不取及奉天之難燧乃退歸使河北餘梗至今燧之致也

李懷光爲朔方軍節度興元初德宗在奉天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軍於渭橋時懷光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已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寇晟力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懷光



恐晟有功乃曰馬未銜秣士不素飽不若歛兵候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令狐綯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懿宗咸通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松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綯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曰勛因徐兵擅還必無好意綯曰雖無好意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投來言其數不滿二千而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使若出奇兵逐之俾荻船縱火於前奇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候濟淮泗合徐人怨負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綯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勛果殺崔彥曾據徐州高駢爲天下兵馬元帥鎮維揚僖宗廣明元年九月黃巢北渡淮水復攻徐兗初黃巢以其年七月採石江直抵淮南淮南城內士客軍十餘萬有梁纘者本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之愛將也後劉積敗徙邊遇赦還復隸于軍及駢領西川時戍於大渡河因奏爲親將歷數鎮以本軍所籍兵三千隨之時告於駢請擒

賊復有畢師鐸者驍勇無敵欲以兵邀之時駢有鎮  
鄆軍使呂用之素以左道佞惑於駢恐諸將立功之  
後侵其已權因謂駢曰國家自數年以來天下喪亂  
黃巢起乎羣盜遂至橫行所在藩維望風瓦解天時  
人事斷可知之公既統強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  
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挫威名則大事去矣駢然之  
竟不議舉兵巢遂肆志北侵焉巢之趣廣陵也江東  
諸鎮以駢屯數道勁兵居將相重位復又自咸通中  
復交趾之後於安南開鑿河道西川板築羅城心匠  
大機謂能驅役鬼神至是聞其安然信巢讓

尚讓也往

來歷境而過諸鎮繇是解體淮北之人無復鬪志遂  
相率附之衆稱百萬

輕敵

春秋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孫吳之  
法竒正相生詭譎為道有示弱以致勝無輕敵以成  
功古語曰以心度心間不容針敵若卑而驕我怒而  
擾我啖以甘言示其羸弱及用我道得非危哉故善  
戰者進退有度動靜有宜先審敵之形勢必得敵之  
虛實故行無虞止有備焉得斯術也其或趨遠以爭  
利怙勇以致師不察幾微務於先動徒謂彼之可勝

不知已之已失欲無負敗其可得哉

將鉏樂懼宋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

將鉏樂懼敗諸洧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

渠不傲宋師不傲倭鄭人覆之敗諸洧陂獲將鉏樂懼宋

恃勝也

士魴晉大夫也晉人伐鄭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

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

弗設備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秦晉戰

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子囊楚大夫也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

囊殿殿軍後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皐舟之隘要

而擊之皐舟是險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

子宜穀

司徒印陳大夫也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卑宋

不設備

觀虎晉大夫也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

虎恃其勇也

公子邛為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擊之

軍既相距衛鞅遺邛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

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

安秦魏公子邛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邛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漢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宣昆邪

為武帝泣曰昆邪中國人也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

負其能數與虜确恐忘之負恃也确與兢特敗也确音角帝乃徙廣

為上郡太守

後漢蓋延為虎牙將軍屬董憲自立為海西王海西縣屬

郡 鄆 鄆 建武四年憲將賁休舉蘭陵城憲聞之自郊圍

休時延等往救之為憲所敗憲遂放蘭陵殺賁休延

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郊鄆之間戰或日數合

頗有尅獲光武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

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嘗恐汚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大寸

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狗詔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

吳凌操為破賊較驍大帝統事從討江夏八夏口先

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城欲乘勝擊杜

曾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

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可易逼也侃不從

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

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

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

新蔡王騰爲車騎將軍鎮鄴時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鄆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口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尅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

朱序爲南中郎將符堅遣符丕石越寇襄陽次沔北序以丕軍無舟楫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因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

謝琰爲會稽內史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旣而上黨

太守張虔頌戰敗羣賊琰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之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迤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後燕慕容汗爲慕容皝寧遠將軍皝庶兄翰奔段遼遼弟蘭與國柳城皝遣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

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纘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

前秦苻融爲苻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討慕容泓於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融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融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融弗從戰於華澤敗績被殺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卦遣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爲弟之親屢有戰功徂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諸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爾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嘗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行宴飲下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其瞻賊已垂逼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切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

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  
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  
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

宋魯爽并弟秀元嘉二十八年自魏歸國以爽爲司  
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時後魏大武已死  
文帝更謀經畧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部騎并荆  
州甲士四萬出許雒八月虜長杜茂王永平公禿髮  
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爲豫州刺史跋僕  
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擅止  
必可擒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

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次之本  
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碯礮不伏敗走水  
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鬪數百里至曲強虜侯其  
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

梁劉季連爲益州刺史時東昏失德京師多故季連  
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  
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預知之設備守險買與  
戰不利退州郡縣多叛亂矣

鮑泉爲信州刺史與僧王辨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  
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

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

後魏陳留王虔乾根之子也道武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魏王儀破黜弗部後魏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輕敵於陣戰沒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時萬侯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穉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

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從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蕭寶寅率衆會於安定卒甲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衆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繼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爲鑊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境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



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惫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

北齊莫多婁貸文為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軍出函谷景與高昂議整旅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里前斥候西過灤澗遇周軍戰沒

王則太原人初以軍功除給事中爵白水子從原天穆討邢果輕敵深入為果所擒

後周賀若敦為驃騎大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逼絕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每設奇兵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為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汎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

楊忠為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民地半天下國富兵強若從漢北入并州極為險阻且其大將斛律明月不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穴非十萬眾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眾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為乃以忠為元帥又令達奚武師三萬

自南道進期會晉陽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捲二十餘鎮齊人守陁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突厥木汗可汗控頭可汗步離可汗等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銳鼓噪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俘斬甚衆

隋薛世雄爲右翊衛將軍竇建德僭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阿城南營於十里并建德聞世雄至精兵數千人伏河澗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偽遯云亡入司予畝中世雄以爲建德畏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騰籍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遯

唐姜寶誼武德初爲并絨將軍時劉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予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予英輕遯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復得逃歸

趙景慈尚高祖女桂陽公主武德初爲華州刺史領行軍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堯君素兵鋒甚銳

前後遣將皆不能尅景慈謂將士曰君素小盜何足經營但諸軍不武爾景慈與國親姻忝荷榮位必當殞首流腸以報所授終不能學君等見賊便縮頭頓轡也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濠內賊於地道中出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墜馬遂爲賊所執

王孝德爲朔州行營軍總管武德九年突厥寇朔州孝德及朔州刺史姜世師以數騎視賊卒與虜千餘騎相遇孝德苦戰久之賊始退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阿史那社爾旣擒龜茲王孝恪守之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孝恪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旣失部分爲胡賊之所蹂躪流矢及鉞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尤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黎至西門爲胡寇所

殺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中

爨寶璧為右監門衛中郎將則天垂拱三年十月與突厥骨咄祿元琛戰敗前軍盡沒寶璧輕騎遯走黑齒嘗之擊破突厥於黃花堆又表請窮追餘寇制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為聲援寶璧以為賊破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十餘里覘候見元琛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眾掩襲之既至又先遣人報賊令其得嚴備出戰時寶璧下有精兵一萬三千人賊走不出已遂為所敗論者尤之寶璧坐此伏誅

程千里有勇力為上黨郡長史玄宗天寶十五載賊將蔡希德數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度橫橋橋壞墜坑中為賊所執唐朝臣為振武節度使德宗貞元四年奚及寶韋之眾度寇振武初朝臣頗無斥候賊至方郊迎宣慰中官未相及一二里中官二人為所虜朝臣奔歸閉壁乃掠人畜而去時迴紇數百騎合勢追之人復為所敗

後唐閻寶為檢較侍中遙領天平軍節度使唐天祐十九年討鎮州鎮人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穀價騰貴饑餓者多計無所出屢來求戰城中五百餘人攻我

長國寶輕之不為堅敵俄而數千人維志奮力死戰  
我救兵不至賊壞城而出縱火攻寶營不能拒戰引  
師而退鎮人壞我營壘取其芻粟者累日

李仁矩明宗長興初為閬州節度使佯伺董璋之反  
狀時物議以為不可及仁矩之鎮偵璋所為曲形奏  
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繇仁矩  
也長興元年十月璋自率克黨以攻其城知召軍較  
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克氣方  
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黨旬浹之間大軍東至  
一節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

出戰兵未交為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為  
璋所害

淮南李嗣京參關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九

殘酷 賊私怨

殘酷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成視成謂之暴蓋殘酷者  
縱暴滋虐之謂也三代以降謀帥非一其或詩禮之  
選替而為早之寸進少自定人者之引是實史也

我救兵不至賊壞城而出縱火攻寶營不能拒戰引  
 師而退鎔人壞我營壘取其芻粟者累日  
 李在矩明宗長興初為閩州節度使俾何董璋之友  
 狀時物議以為不可及何矩之鎮使璋所為曲形人  
 報地舉退僻就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絲仁年  
 也長興元年十月璋自率克黨以攻其城知石軍較  
 璋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克氣左  
 璋扼守 與賊宜堅壁以老之黨旬浹之間大軍東至  
 出師兵未交為規而退為而賊謂璋已破師舉其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九

殘酷

報私怨

殘酷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蓋殘酷者  
 縱暴滋虐之謂也三代以降謀帥非一其或詩禮之  
 選替而勇捍之材進乃有處爪牙之列握旗鼓之要

當干城之任受方面之寄虐用其衆毒痛於民以戕害爲勢以安忍爲樂至有不式王命視人如讎誅求貨財則動恣賊殺屠掠城邑則舉無噍類孳戮不辜虐劉參佐肆豺狼之忿極塗炭之苛至於惡稔禍盈而後不得其死者蓋有之矣書云天吏逸德烈如猛火仲尼云苛政猛於虎良可畏哉

漢項羽爲楚大將軍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秦民大失望

周勃爲太尉高帝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十一年冬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

殘謂多所殺戮

後漢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興平二年遂保易京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材力不恤百姓記過亡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嘗言衣冠皆自以分職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共合

黃祖爲荊州劉表將屯夏口祖子射

音亦

與禰衡善隨

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已也大怒顧五

百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王正為河內太守起兵討董卓遣諸生于屬縣徵伺

吏民負罪收之考責錢穀負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

崇威

吳其寧為前部都督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

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賞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

出厨下兒還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

弓射殺之

晉荀晞為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

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

屠伯頓丘太守魏值為流人所逼眾五六萬大掠兖

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

號小荀酷于大荀

桓温為大司馬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發州人築

廣陵城移鎮之時温榜頭之敗行役既久又兼疾痢

死者十四五百姓皆嗟怨

桓雲為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

雲招集眾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眾皆嗟怨時雲兄

大司馬温執權有司不敢彈劾

宋劉粹為征虜將軍鎮壽陽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



離六十餘家叛沒於後魏趙景秦剛等六家悔背還  
投陳留襄邑縣頓謨等林粹遣將范縱大討叛戶不  
及因誅殺謨等二十家男丁一百五十七人女弱一  
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為寧朔將軍

宗錢一作宗越為龍驤將軍時臧質魯爽反越討質等破

之因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循之未至越多所  
誅戮又逼畧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擊尚方復為  
長水較尉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  
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  
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

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越為將所領眾嚴酷好行刑  
戮毗睚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為都督南豫州刺  
史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  
玄謨玄謨猶尚可宋越更殺我

高道慶為鍾離太守領軍北討道慶凶險暴橫求欲  
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  
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梁侯景初仕後魏為定州刺史大行臺性殘忍酷虐  
陳陳靈沈為安西將軍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  
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

明與士同其苦衆亦以此依附

後魏公孫軌為平南將軍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軌既死太武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其返去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羊祉為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部騎三萬從高肇南征會班師夜中引軍出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

會赦免後為征虜將軍好慕名利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及將出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元麗為魏將軍時秦州屠各王法智與主簿呂殉兒為亂麗討平城之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

劉貴為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雒陽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脩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

爾朱仲遠為東道大都督大行臺大將軍仲遠天性

貪暴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歿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  
 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  
 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後加大宰解大行臺仲遠  
 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彥伯世隆  
仲遠兄弟東南  
 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將為患苦

北齊斛律光為大將軍性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  
 放杖威刑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

後周鄭偉魏末為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  
 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  
 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

主祀賓王坐除名

隋趙仲卿為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  
 統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背或解衣倒  
 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虎時有上表言仲卿酷暴  
 者高祖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  
 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  
 免官

楊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  
 者立斬之無所寬貸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  
 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

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服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屈突蓋為武侯驃騎性嚴刻時有檢較太府卿崔弘度亦嚴酷長安為之語曰能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魚贊為車騎將軍贊性克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陽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贊兄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弟恐懼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

樊子蓋為東郡留守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及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

唐羅士信高祖時為新安道行軍總管持法嚴暴有不用命者無問親友必皆斬決繇是下不附而畏之竇軌為益州道行臺右僕射時蜀士寇盜聚結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其部眾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

至怒而斬之每誠家僮不得出外常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當要借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取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執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

武懿宗則天時與清邊道副總管婁師德按撫河北諸州懿宗所至多殘酷人吏犯法者必先剗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先是孫萬榮別師何阿亦多屠害士女是時人號懿宗與何阿小爲兩何或謂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嚴武代宗時爲劍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殺之繇是威震一方

李正己大曆中爲淄清節度使爲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

朱希宗大曆三年爲幽州節度使爲政苛酷人不堪命竟爲孔目官李瑗所殺

李懷光德宗時爲邠寧節度建中初城原州以懷光兼領其任居前督作時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討梁崇義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後荆襄平希烈選其軍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張光晟為單于都護振武軍使建中元年迴紇突僮悔錄領眾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乃使突僮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後迴紇遣使來訴帝不欲甚阻蕃情徵拜

石金吾將軍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為陸王傳

劉士寧貞元中為宣武節度使日恣荒暴誅戮無不怨苦或彎弓挺刀殺人於杯案間都虞侯李萬榮因其獵於近郊閉州門以拒之士寧馳歸闕下

韓弘貞元十五年為宣武軍節度使有郎將劉鏐者

克卒之魁已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列短兵於牙門召

鏐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弘對

賓客笑自若

又云弘制定武頗酷法人不自保

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憲宗元和中有進士丘鋒者嘗為田緒從事及季安從軍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

權季安怒斥鋒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則  
排入而瘞之其克暴慘毒如此

王庭湊爲鎮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四年二月故山南  
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爲庭湊所害初元翼之  
出深州也庭湊繫留其家及節度漢南數遣使厚賂  
庭湊竟出之庭湊竟不許至是知元翼卒盡殺之  
王重榮懿宗咸通末爲河中節度使植性不仁嘗於  
河岸立巨木設機於其上有軍吏忤其意者則置於  
巨木發其機擲似河之急流其慘毒也如此部將嘗  
行儒因重榮出於北郭仗刃殺之有識者咸快其事

梁王珙唐末爲陝州節度使爲政苛暴且多猜忌殘  
忍好殺不以生命爲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實幕將  
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將施鞭笞剗斫無日無之奢縱  
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光化二年  
六月爲部將李璠所殺

李罕之唐末爲河陽節度使雖有膽決雄猜翻覆而  
撫民御衆無方畧率多苛暴性復貪冒不得士心出  
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俘剽爲  
資啖人作食其後河陽爲張言所陷罕之奔於大原  
後唐武皇表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以兵寇鈔

懷孟晉絳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間里無居民河內百姓屯結山寨或出樵汲即為俘馘雖奇峯絕磴梯危架險亦為罕之部眾攻取先是蒲之間有山田摩雲邑人立柵於其上以避寇亂罕之百餘人攻下之軍中因號罕之為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野烟火斷絕凡十餘年

雷滿唐末為豐郎節度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及死子彥恭繼之蛋蠻狡獪深有父風燼燼落榜舟楫上下於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

安王友寧唐末為宣武軍牙將鳳翔李茂貞叛屯兵

蓋屋友寧攻下蓋屋無大小屠之

後唐孔循明宗時為樞密使會汴州軍較張諫謀亂都指揮符彥饒誅斬亂兵軍城安定以循權知汴州循至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處已下三千人並族誅之晉王建立仕後唐為青州節度使性惡生好殺為政嚴烈間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為王梁壘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

安重榮為定州節度使嘗因暴怒部較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



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繇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  
葛弘簡累授左金吾衛左將軍性忌克而多疑歷州鎮十餘所在多豎棘於公署方通大行左右稍違忤卽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足而行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

張萬進歷威勝保大彰義三軍節度使所臨之地士民慘慄及疾羸綿日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圭委其符印記室李升素憾萬進之凌虐知其將亡謂廷圭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弟豈不宜乎廷圭

從之遂以籃輦秘尸而出浹旬不舉馳騎而奏慮其有變詔命旣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狼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廷圭逼迫危命驚擾而至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廷圭聞之不敢吊助萬進自假殯精舍之下至轉車束轅凡數月之間郡民百萬無涕淚饋奠者

張彥澤爲涇州節度使從事張式以彥澤所行事多不軌數勸止之彥澤不從因酒酣發矢向式式偶免因告病不復請謁彥澤愈怒將加害焉式乃避窟衍州刺史送至邠州邠州連帥李周具奏其事朝廷姑息彥澤流式商州彥澤堅飛奏請式朝廷允之式旣

至决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後爲相州節度使領軍  
北屯鎮定後送款於虜虜王遣彦澤先至京師數日  
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彦澤不問所  
犯但瞑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卽出外  
斷其頭腰領焉彦澤與僞閣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  
至其門害其仲父孝悌暴死於門外

李守超爲裨將從其兄守貞征討守超性慘毒令軍  
士以大劔剖賊之首爲六分號爲肉蓮花以成戲笑  
河上居人爲掠而至者亦罹其酷人頗寃之

漢劉銖晉末爲高祖并州左都押牙性好殺尤慘毒  
高祖以爲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建國初授永興節度  
使從定汴維移鎮青丘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  
過不問輕重未嘗有貸免者每視事小有忤旨卽令  
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貌每杖人遣雙  
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隨其歲謂之隨年杖  
史弘肇爲侍衛都指揮使部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  
刑殺畧無顧避惡少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  
人不敢取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  
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吏卒因緣爲姦  
嫁禍有人不可勝紀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爲坊

巡所拘立斷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人則誣以訛  
言竟見棄市嘗有醉者誤入民家婦呼之爲盜巡司  
遇之以槌其腦血流被體乃就隣舍子假錢二緡令  
醉者負之卽斬於所犯之地斷舌決口斫筋折足者  
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爲家僮誣告族戮於市而取其  
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爲意  
而舊勲故將失勢之後爲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  
有之軍司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  
抵軍禁者被甚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  
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錢十  
四萬市得玉枕一遺家僮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大  
得茗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  
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虜王之入汴  
也僞燕王趙延壽遣福殷賫玉枕陰遺淮南王以致  
誠意弘肇卽日逮捕福殷等係之解暉希旨斷成榜  
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爲弘肇  
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並籍沒

周慕容彥超爲兖州節度使旣謀叛命乃於城中括  
率械係笞掠比戶銜冤前陝州行軍司馬閻弘魯閑  
居在州懼其鞭朴盡以家財爲餉彥超以弘魯所餉

未盡又欲令判官崔周度得罪乃令周度監括其家  
 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吉凶係財之豐約願無吝焉  
 弘魯令家僮與周度搜索廡掘無子遺矣彥超又令  
 牙將鄭憐持刃訊之弘魯惶迫告罄周度白彥超曰  
 聞行軍泣拜妻孥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彥超不之信  
 弘魯夫婦並係於獄其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輸之  
 望救弘魯彥超怒周度阿私令軍較趙質切責便令  
 自行杖笞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即斬周度於市  
 齊藏珠為濠州刺史世宗征淮泗命藏珠護兵南出  
 所至貪暴淮甸之民及麾下任伍咸被其毒

報私怨

不念舊惡斯為君子之心以直報怨蓋亦中庸之道  
 然而執兵之要出師以律念一念之不忍必舊憾之  
 是脩由失意以相仇以悻心之是縱忘乎公利假彼  
 軍興其或敵境初平國事方熾奮其憤怒耻於言詈  
 雖其心於一時亦流恨於千古至於賢者猶或病諸  
 察夫過舉斯言是戒

漢李廣為驍騎將軍坐亡失多為虜生得當斬贖為

庶人數歲與李故穎陰侯并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侯漢田之 當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

孫名 將帥部 十五

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  
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

敗韓將軍

韓安國

韓將軍徙居右北平死於是武帝乃

召拜廣為右平北太守廣請霸陵尉與車

奏請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

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式武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

前橫木也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

之力故怒刑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

竦警也

是以聲

名暴於夷貉威振愴乎隣國

神靈之威曰稜愴猶動也陳留人語恐言愴之

稜音未登切愴音徒濫切

夫暴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

軍也若乃免冠跣徒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指意也

魏安陽亭侯幹司馬文王之弟也蒲長武寵之孫也

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卿公之難以掾守閭闔

掖門幹欲入幹妃偉公妹也

臣欽若等曰傳宗公衡長武之父也

長武

謂幹曰此門近公但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

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具言故參軍王羨亦不得

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啟王蒲掾斷門不內人宜

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來還

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

免為庶人時人寃之

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平吳兵至江陵吳人知預病  
瘳憚其智計以瓠擊刺顯示之每大樹似瘳輒斫使  
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劉毅為衛將軍江州都督奏解江州刺史庾悅初悅  
為司徒長史曾至京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  
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諸堂毅告之曰毅輩  
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可望以今日見議  
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  
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  
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桓溫為荊州刺史復以范汪為安西長史溫西征委  
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頻請為長史江州刺  
史皆不就請還京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後汪  
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  
兗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溫北代令汪率文武出梁州  
以失期免為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為之歎恨  
隋宇文述為大將軍初敬肅為潁州郡丞述食邑潁  
州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由是述銜之八月朝于涿  
郡帝以其年老有政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  
所毀不行

唐李元諒為鎮國將軍節度李懷光反于河中絕津  
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封時賊將徐庭光以  
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招喻之庭光素易元諒且謾  
罵之又以優胡為戲於城上斥元諒先祖諒深以為  
耻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于馬燧詔以庭光試  
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  
遇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劾而斬之乃詣燧匍匐請罪  
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

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以楊志誠之逐已後志誠復  
為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自歐擊遂欲殺之賴從  
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將卒朝廷錄其  
功曲法不問

淮南李嗣京參用

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  
報怨詔奏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偽令人為  
祿山遺思順及書於間門擒之以獻其年三月思順  
及弟太僕卿元直並坐誅徙其家屬於嶺外天下冤  
之

後唐劉訓莊宗同光末為襄州節度使雒陽有變訓  
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寃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十

殺降 專殺

殺降

夫荷推轂之寄膺鑿門之任帥王者時雨之師吊四海  
顛天之衆此將帥之職也若乃納其款不示其信肆  
燎原之威亡錫澤之戒係其老弱燒其城郭由是



敵人震壘合境復畔乃閉門而拒守致彌載而不克  
俾夫陰燐蔽于原野強寇號於道路豈唯失通侯之  
爵固將致杜郵之死雖兼弱攻昧有國之嘗規而舍  
逆取順大易之微旨紀諸竹素垂戒將來

白起為秦上將軍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將趙  
括軍長平以救之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以待救至秦昭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  
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其  
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將軍趙括

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  
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  
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  
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項羽為楚上將軍破秦軍秦將章邯降羽羽立為雍  
王置軍中使長史欣史失其姓為上將將秦軍行前行前謂居

前而謂居是時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  
西到新安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使屯戍過秦

中異時俗言先時也秦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無善形及秦軍

丹州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四十九

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令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既入函谷關至戲鴻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於是自立為西楚霸王明年羽至咸陽齊王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

夷平

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

漢李廣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以郎中令出右北平廣軍幾沒漢法廣軍自當亡賞

當謂功過相當也

廣與望氣王朔語

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較尉已下

妄猶凡也

材能不及中

中謂中庸之人也

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

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

恨悔也

廣

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日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矣

晉王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領南蠻較尉先是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州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自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

後魏王建爲中部大夫從道武破慕容寶於參合陂道武乘勝將席捲南下于是揀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知恩德乃召羣

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圖之爲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道武謂諸將曰若從建言恐後南人劊又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吊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道武旣而悔焉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開道武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四掠盜賊亂府庫請候天明道武乃止是夜徙河人共立慕容普麟爲主遂閉門固守道武乃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

姓將為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羣小無知但復恐如叅合之衆永全日月耳道武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崔游為左將軍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栢楊維德兄弟數為反叛游至州深加慰撫松栢歸欵引為主簿稍以辭誘之兄弟俱至松栢既州之豪帥感游恩遇契喻羣氏咸來歸欵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

隋樊子蓋為光祿大夫封濟公

言其功濟天下特大為立名無此郡國

業十一年絳郡賊敬槃隄柴保昌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

唐隱太子建成武德四年以稽胡酋帥劉企成為邊害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大破之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企成與胡中大帥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陽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群胡

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企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競誅降胡六千人

程知節以高宗顯慶二年為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次嘗都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

專殺

三代之授鈇鉞兩漢之賜棨戟皆得專殺者唯以肅軍旅而謹號令也若乃秦漢而降幸總戎昭性非仁賢學昧詩禮驕盈弗率暴橫是圖負恃軍戎擅恣誅殛或失律而歸罪於下或遷怒而厚誣於人或疑忌

之相形或取求之不獲怠棄王命殺害無辜恣殘恐之心快忿懟之意旋伏明戮以謝沉寃天之禍淫信不誣矣

項羽字籍為楚次將與上將軍宋義救鉅鹿宋義久不渡河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即就也出令軍

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因令籍誅之諸將讐服讐失氣也音之涉切莫敢枝梧梧音悞枝梧猶枝桿也武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皆曰

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未得懷王之命故立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

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

漢周苛為御史大夫守滎陽城是時左丞相韓信擊魏虜魏王豹傳豹詣滎陽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圖之

急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胡建孝武時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時監

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

小室之名若今小巷屋之類故衛士之屋謂之區盧宿衛宮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建欲誅

之乃約其走卒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

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

校列坐堂皇上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

皇下詐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彼

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

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以聞

繇是顯名

後漢張脩靈帝時為中護匈奴中郎將光和元年脩

與南單于呼徵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羗渠

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廷尉抵罪

劉岱為兗州刺史與曹公袁紹等起兵誅董卓進屯

河內岱與東郡太守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

郡太守

吳陵統為別都司馬行破賊都尉從擊山賊時大帝

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  
竟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  
督祭酒陵轍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面折不  
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  
乘酒鹵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  
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吏士卒身當  
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  
拘於軍正帝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

孫緝爲大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請降遣朱異帥  
二萬人屯安豐豐爲誕等勢異敗歸緝受兵三萬人  
使異死戰異不從緝斬之於鏤里而遣弟恩救會誕  
敗引還緝旣不能救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  
不怨之

晉郭默爲右將軍成帝咸和四年十二月害平南將  
軍江州刺史劉毅太尉陶侃帥衆討默於尋陽斬之  
前趙靳冲爲鎮北將軍寇太原平北卞珣率衆繼之  
冲攻太原不尅而歸罪於珣輒斬之劉聰聞之大怒  
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  
衍持節斬冲

宋蕭惠開爲益州刺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路

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既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啟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

南齊任侯伯宋末為平西將軍黃回軍主先是王蘊罷南中郎將南陽王颺未之鎮蘊寧朔府長吏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曰至郢州遣侯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侯伯與回同衛將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侯伯水軍乘

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湘州刺史呂安國至收侯伯誅之

王奐為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武帝大怒御史中丞孔稚圭奏其事罪合窮戮從之陳吳明徹為領軍將軍時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明徹率兵討之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

後魏萬安國孝文時為大司馬大將軍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于苑中帝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



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時賀拔岳督關中兵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旨止在一人諸軍勿怖眾皆畏伏無敢拒者唐趙郡王孝恭為東南行臺右僕射高祖武德中與越州都督闕稜同討輔公祐及擒公祐公祐誣稜與乚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及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孝恭孝恭怒遂以反誅之

竇軌為益州道行臺右僕射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

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言示但曰卿欲反矣軌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

蘇海政為颶海道總管檢較右武衛將軍高宗龍朔二年十一月受詔討龜茲及疎勒勅崑陵都督阿史那彌射及濛池都督阿史那步直發眾以從海政步直先與彌射爭部落不和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十懸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既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偽稱有勅令大總管賣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諸首領繇是彌射率其麾下隨列請物海政盡收

斬之其下鼠厄施拔塞幹兩部叛走海政與步直追討平之海政軍迴至疎勒之南方月又引吐蕃之衆來拒官軍海政以師老不敢戰遂以軍資略吐蕃約和而還其後吐蕃盛言彌射不反爲步直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

哥舒翰爲副元帥禦安祿山旣至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爲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迴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

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收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劔南將軍李福杜光庭分統焉又奏詔募一萬人屯於灊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遂詔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

李光弼肅宗至德元年八月爲太原引北京留守先是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脩時御史崔衆主兵於河東侮易承業之爲人衷甲持槍上承業廳以玩謔之光弼聞之甚不平至是又有詔交衆所主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謁光弼迎旌相接而不遜避長揖光

弼光弼怒既至又不交兵光弼收繫之頃中使至云  
除衆御史中丞中使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  
罪繫之久矣中使持勅示光弼李光弼對曰光弼今  
祇斬侍御史若宣制命拜中丞卽斬中丞若拜宰相  
卽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圍衆至碑  
堂下斬之威振三軍

嚴武爲劍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  
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乃小不副意召  
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

駱元光爲華州節度德宗貞元元年八月專殺徐庭  
光元光累有功帝慮諫官論其專殺先令宰相諭諫  
官勿論

周智光爲同華節度代宗永泰七年秋逐吐蕃至邠  
州時杜冕屯坊州智光與冕不協遂殺邠州刺史張  
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李奉先爲金吾衛將軍憲宗元和十年河東防秋卒  
殺豐州刺史燕重旰而歸以奉先爲檢較左散騎嘗  
侍兼豐州刺史初重旰之見殺也麾下之衆或啟之  
故不及備從事有崔德玄者總其亂衆而頗易置之  
黨亂者懼奉先至而聽於德玄乃潛告於奉先日燕

大夫之死實德玄構焉令文招扇諸部以拒公矣奉州百姓舊與夷種雜處及奉先遣使潛視見其牛羊廬帳之在郊以為信然及德玄迎謁于郊奉先數而殺之浸其家

孟簡元和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心腹吏陳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翰持節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殺之且欲滅口翰弟及子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案驗獲簡贓及為吐突承瓘錢帛等共計之十餘貫匹事狀詞明白故自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貶吉州司馬

劉從諫為昭義軍節度使敬宗寶曆二年七月奏大將軍程光景謀翻勅發覺處置訖從諫稔惡藏姦非一朝一夕光景之死人頗疑其冤

韓約為安南經畧使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奏愛州刺史張丹犯贓并欲謀惡事已佳法處置大理寺議張丹既行禁勘即是制囚韓約不合專擅處置勅張丹男宗禮等並什放

康傳圭僖宗乾符中自河東行軍司馬除河東節度等使時傳圭已率兵在代州自行營赴任兩都虞侯張錯郭肅迎于烏城驛並殺之軍中震悚

梁朱瑋唐末爲太祖諸軍指揮使龍紀初與諸將屯於蕭縣以禦時溥瑋慮太祖自至今諸軍葺馬廄以侯巡撫時排陣斬斫使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侯范權恃瑋以督之唐賓素與瑋不協果怒乃見瑋以訴其事瑋亦怒曰唐賓無禮拔劍斬之瑋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瑋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瑋率將較迎謁太祖令武士執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以坐牀擲之乃退

後唐李冲爲華州節度使初明宗至京師西征軍未旋命冲爲華州都監令應接之冲至華迫華師史彥谿入朝李存敬至華冲盡誅其家俄而任圜領西征大軍至招討推官張礪六軍推官李松等因言西征監軍官李從襲欲圖任圜幾覆西軍慮至京師妄生間諜若宜矯制誅之冲即遣牙兵數十人擒之軍中斬首以徇史彥谿以逼已歸朝深怨冲泣訴於安重誨重誨怒冲復令彥谿歸華詔冲歸朝

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天成二年表奏泗州防禦使克西川兵馬都監李嚴扇搖軍衆尋已處斬訖初李

嚴同光中為客省使使于蜀時王衍專據坤維部曲  
 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亡之狀興師之日必  
 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乃以  
 嚴為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  
 驅閬道或馳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隨下  
 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謂李司空先來予既舉  
 誠納欵眾咸以為討蜀之謀始於嚴衍以其言將誘  
 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喜曰侯魏王至吾兩人  
 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為  
 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三川既平以功冀  
 領節度尋遇蕭牆之難明宗即位嚴求之蜀川乃以  
 為兵馬都監知祥忌之既至召宴即被執而害之以  
 謀欲構亂聞

晉李金全為滄州節度使高祖天福二年安州屯將  
 王暉殺節度使周環詔遣金全以騎兵千鎮撫其地  
 未及境暉為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不自安  
 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以祖之座上擒其軍較  
 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彥和臨刑宣言曰周環儉嗇  
 多疑嚴刑峻令王暉粗率悖慢怨其約束以至飛語  
 斥間各為防虞暉乃無疾針砭數月不出銛竹為矛

圖爲竊發預其事者暉腹心數人而已行間之卒皆受其制心雖有異敢不從之連鷄不棲物之嘗理夫亂者必戮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元惡也天子猶賜之信誓許爲郡守我等見殺非其罪也若朝廷之命是食前言者苟將軍之令得無冤乎旣戮彥和等其徒皆以兵送赴闕下初金全之將行也帝謂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乎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故折矢飛詔約之以不戮一人按暉爲淮安序升次較以主其兵卿之此行無失吾信至是以彥和等當危亂之日劫掠郡城三日所獲財貨在焉遂殺而奪之帝聞之以姑息金全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楊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繇此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球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禁河雒之人常如備盜尋冊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雒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胡虜宜早除之高祖已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弟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雒下行及河橋擯於流而

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

張彥澤爲涇州節度使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勅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惡之久矣因此讒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携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

李興領二十餘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卽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邠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於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旣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驛詣闕訴寃朝廷命王周代之

李俊爲商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俊奏元隨吳漢筠監軍資庫擅用官錢二十貫文已處斬訖刺史無軍權部曲有罪奏聽進止可也不奏而殺物議非之



宋彥筠爲鄧州節度使經過雒京於銀沙灘斬廳頭將軍鄭溫爲留臺所奏據鎮將於都城殺人其罪不細有詔鞠之疑云彥筠先進過小底二百人奉勅命配在興順軍內有千人先今往陝府般家未到汧路逃走捕捉到一人貴要例衆等便處斬投屍於河彥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合送鄭溫於河南府請行勘責不合專擅加刑者勅曰王者約法之義比在防非將致一平所期共守昨以憲司舉職有國舊規宋彥筠尋悔愆尤理可矜恕念茲勲績深軫朕懷特開宥過之恩庶叶匿瑕之道凡百有位宜勵乃誠所犯科條並釋放

漢王繼弘爲彰德軍節度使乾祐初誣殺節度判官張易斥逐觀察推官張制易鎮州人繼弘事有所不當易必抗言爭之繼弘粗褊心不能容嘗於席上問國家西面用兵事易曰或說尚洪遷力戰傷重蓋性太剛故也繼弘正色曰洪遷傷重合有邸報子安得此言搖惑羣情遽繫之於獄奏易訛言惑衆殺之以開制曹州人繼弘事有非理與張易協力極言之繼弘嘗乘醉攘臂毆於牀下至是因殺易乃誣奏制與易同出訛言而削其官牒而逐之後因郭謹代繼弘

又令害制焉衆寃之漢法深刻蕃方奏刑殺不問端  
倪卽順其情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迹而  
事之不暇

李洪信爲陝州節度使乾祐末洪信奏馬步都指揮  
使聶召秦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  
節度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紹勅等同謀  
叛並殺之唯康審澄夜中放火殺關奔歸初朝議以  
諸道方鎮皆是勲臣不諳政理其都押牙孔目官今  
一司軍將內選才補之藩師皆不悅故洪信因朝廷  
多故誣奏加害焉

馬王宴爲晉州節度使廣順元年正月殺行軍  
徐建崇言謀通劉崇不故也

淮南李嗣京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瑞較釋

將帥部 五十

失守 謹讓

失守

孟軻有言曰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地利  
不知人和也夫有杖節臨戎分關受寄樹藩屏而是

類於相戰以爲要勇而七之... 將帥部

又李洪信為陝州節度使乾祐末洪信奏馬步都指揮使請召秦國指揮使楊德讓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判官盜濟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紹勅等同謀叛並殺之唯康審澄夜中放火殺關奔歸初朝議以諸道方鎮皆是勳臣不諳政理其都押牙孔目官人

翁真崇言精敏謀崇不姑也

思王寔為晉陽節度使對魏賊示爭五从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十一

失守

謹讓

失守

孟軻有言曰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夫有杖節臨戎分闕受寄樹藩屏而是賴控咽喉以為要屬四郊之多壘合衆心以為城契

宗子之維寧示武夫之重閉是爲巨防豈資讎保然而智者多慮或迫於勢孤愚者無謀或罹於衆叛至或扁鑄非謹繕完夫時罔思盡忠威固吾圍觀望畏法脫走棄去拘於司敗蓋其宜矣若乃奮不顧身守死無二拒以百術攻非一塗困於阨危守終惇固猛噬之下英聲凜然雖塗膏血於頽垣殊要領於堙塹亦竭節無媿也已

後魏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彭寵及張豐反攻浮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

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

晉郭默爲劉琨假潁川太守爲劉曜所圍突圍投寇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李矩後矩轉蹙弱默深憂懼解印綬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令遂去棄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

苟晞爲都督中外諸軍屯濠城州政苛虐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馳襲濠城執晞

李矩爲冠軍將軍領河南平陽太守屯新鄭矩將張皮與劉聰子粲戰於孟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汎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周顛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較尉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弼顛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顛得免

周撫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於武昌坐免官

和郁爲征北將軍時石勒寇趙郡郁自鄴奔于衛國裴純爲滎陽太守時石勒寇汲郡執郡守胡寵遂南濟河純奔建鄴

庾冰爲吳國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

朱序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鎮襄陽符丕來攻序壘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不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符堅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旣無備惶遽

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  
之

吳隱之安帝時爲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反  
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  
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  
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  
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宋高  
祖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

宋朱脩之文帝時爲司徒從事中郎後隨右軍到彥  
之北侵彥之自河南迴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  
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既久毋嘗悲憂  
魏果尅滑臺囚之申謨與脩之守滑臺爲魏所沒後  
得叛還

蕭思話爲青州刺史後魏南寇檀道濟北伐旣而迴  
師思話懼魏人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遣參軍  
劉振之城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魏人定不至而  
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繇是徵下廷尉仍擊上方  
南齊王敬則爲南兖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  
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高帝以其功  
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撫軍

梁魯休烈初仕齊為巴西太守時江南人程延期友  
殺太守何法藏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  
羊鴉仁為豫州刺史羊思為殷州刺史為魏軍所逼  
並棄城走

劉潛字孝儀為豫州內史侯景寇建業孝儀遣子屬  
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授及宮城不守  
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

賀琛為雲騎將軍中軍宣成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  
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暉守東府賊等攻陷  
城放兵殺害琛被捨未至死賊求得之與至關下求

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克讓之涕泣而止賊  
復與送嚴嚴寺療治之

陳樊毅為左衛將軍時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樊子成  
收之召以毅為大都督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  
人相抗霖雨壞毅自全軍自拔

侯瑱為江州刺史鎮豫章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  
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  
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大淵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

自夏迄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大淵與  
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怒率所部攻大淵虜掠瑱

軍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皆潰徑歸  
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湓城投其將焦僧度勸瑱投  
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高祖復  
其爵位

後魏裴良爲邠州刺史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歛仍  
置寇亂至是城民大饑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  
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饑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  
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

房崇吉初爲宋明帝太原太守戍城慕容白曜軍至  
遣人召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外城至小人力不  
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不  
時尅白曜遂築長城圍之崇吉糧矢俱盡突圍走出  
遁藏民舍後與從兄法壽俱降

賈顯度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時北鎮擾亂爲賊攻  
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  
浮河而下旣達秀容爲爾朱榮所留尋表受直閣將  
軍左中郎將

尉建爲兖州刺史時宋高祖爲晉將伐姚泓令其部  
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建率所部棄城仲德遂  
入滑臺



費穆爲雲州刺史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既久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爾朱榮於秀容旣而詣闕請罪孝明詔原之

薛曇尚孝明時爲南陽太守孝昌初除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曇尚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監監不能援遂爲梁將王希暉所拘曇尚遁梁梁以禮遇之曇尚乞歸乃聽還

韋纘爲任城王澄揚州長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鄆雖尋克復纘坐免官

崔康爲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雒周攻圍康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潭與弟二子仲哲赴救潭敗仲哲死之康遂率城民奔定州坐以免官

裴粲爲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西高山

爾朱世隆爲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時元顥逼太守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畧顥旣尅榮陽禽行臺楊匠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

泉企爲雒州都督東魏將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

密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高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

江果爲汝州都督時杜維周葛榮等叛亂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強寇內徙無繇乃携子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孝靜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張瓊爲汾州刺史天平中除慰勞大使仍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

北齊封祖業行晉州事時薛循義爲衛將軍沙苑之役諸軍退還祖業棄城走循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而祖業不從循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

後周柳檜爲撫軍將軍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旣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病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于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槍遂爲賊所獲

陽猛初仕後魏爲華山郡守孝武西遷猛率領所移鎮潼關俄而潼關不守猛于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備將軍仍鎮善渚文帝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

隋史祥爲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義通和送於涿郡卒于塗

周法尚後周宣帝時爲開府順州刺史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計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拒守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枝梧遂投所領棄城逃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

于仲文初仕後周宣帝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驎迴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城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迴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曹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爲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內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三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

吹馳傳詣雒陽發兵以討檀讓

唐張亮隋末從李密隸李勣勣歸國后亮檢較定州

別駕劉黑闥反於河北勣復以亮從軍令守相州及

黑闥兵至亮不能抗棄城而遁

齊王元吉守并州懼劉武周所逼棄并州奔于京師

程大買為滄州刺史為劉黑闥所逼棄城而遁

劉弘基為右驍衛大將軍領行軍左一總管屯晉州

裴寂為宋金剛所敗人情大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

造城下弘基不能守遂陷于城

高仙芝為西河節度使時安祿山據范陽叛仙芝為

討賊副元帥屯軍於陝時范陽平盧節度封嘗請與

安祿山戰於武牢王師敗績時仙芝聞嘗請戰敗乃

棄軍西奔陝郡太守竇庭芝棄郡北渡

呂崇賁為河東防禦使時安祿山反哥舒翰敗潼關

不守崇賁及華州防禦使魏仲犀馮翊防禦使李彭

年上維防禦使楊黯皆棄郡走所在兵將解解而散

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祿山之亂初糾合兵眾以拒之

後兵力漸窮棄郡南走渡河自後河北郡縣盡沒於

賊中

侯希逸肅宗時為平盧節度使既數為賊所迫希逸

率厲將士累破賊徒向閩客李懷仙等既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為奚虜侵掠希逸叛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于青州平盧始陷於賊詔以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  
崔光遠為威州刺史克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鄭元儼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準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崧拒賊賊大至連戰不捷元儼怒不救處崧遂敗奔還賊隨處崧至城下及問之曰處崧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乃要斬處崧處崧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麻山反

袁知秦能元浩等皆繕完之甚為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渡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董晉為華州刺史潼關鎮國軍使時朱泚僭逆平京邑使凶黨散江何聖之侵逼華州晉奔遁赴行在程權為滄州節度使時鎮州王承宗叛命憲宗元和十二年三月戊寅鎮州賊以衆二萬人入滄州東光縣斷其白橋路權不能禦以衆歸

哥舒曜鎮襄城時李希烈反陷襄城曜西走洛陽李勉為汴宋節度使時李希烈反以他盜為名悉衆來寇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將曰希烈凶逆殘

酷若與交亦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圍南  
奔宋州德宗尋有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  
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

李齊運爲晉絳慈隰都防禦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  
東卷甲奔難晝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  
運傾力犒軍人人悅喜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  
運不能敵棄城走

杜彥光爲監州刺史時吐蕃寇州彥光棄州奔於慶  
州

張行恭爲平州刺史時太原軍犯州城行恭不能守

### 因棄其城

梁葛從周仕唐爲兗州節度使昭宗天復三年晉帥  
王師範遣將劉剗陷兗州初從周方統州兵在外青  
人知其虛來攻逐之

後唐李巖爲澶州節度使會賊將賀環來寇巖怠於  
守備城遂陷賊

戴思遠初仕梁爲邢州節度使屬燕將張方進殺滄  
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  
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鎮渡河歸汴

朱守殷爲蕃漢馬步都虞候守德勝寨爲梁將王彥

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吳子事因撤此寨往固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

楊漢賓為黔南節度使會東川節度使董卓叛攻城漢賓棄城走投忠州

安崇阮為夔州節度使棄所部歸闕翌日待罪于閣門尋命釋放時董卓據東川謀叛來寇峽內諸州而崇阮望風遁走

漢劉在明初任後唐閔帝應順初為貝州刺史明帝移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

秦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栢谷路繇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

安友規權永興軍府事屬趙思綰奔衝友規失守城池後除名配流登州沙門島

周周密初仕晉為延州節度使會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為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於太原隨漢高祖歸汴

謹讓

夫將者受賑於社貞師以律荷分閭之重有干城之

寄始當受命初無辨嚴是所謂為爪牙而衛社稷者  
 焉苟異於斯否臧凶也若乃擁兵而翫寇示戎而失  
 策或士卒暴露無恤下之心或道路滯留非速進之  
 意或對問失實或臨敵亡備以至不能鎮守遂至退  
 奔其乃有名無實失將兵之道降城縱掠違吊民之  
 義是以頒尺一以致語遣使者以問狀勞之以征役  
 之苦終之以訓讓之辭故其聞命以知非立功而贖  
 罪者多矣若夫上有疑心下或耻過因而負釁者蓋  
 亦有焉

漢韓王信高祖六年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

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間私也

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信為將軍

意不得為勇賁必生之心不任軍寇攻馬邑君至力

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

君王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腹信得書恐誅因與匈

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彭越封梁王高祖十年陳豨反代地帝自往擊之至

邯鄲徵兵於梁越稱病使使將兵請邯鄲高帝怒使

人讓梁王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

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擒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



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及於是捕治越蜀

揚僕為主爵都尉武帝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

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

伐為矜詩也以書勅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

陘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騫拔取之烏足以驕

人哉烏於何也前破番禺補降者以為勞虜掘死人以為

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建德南越王名也尉

佗玄孫也呂嘉其祖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

是二過也以僕不窮追之致今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為

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

塞傳張戀切行下更切因用歸家懷銀黃乘三組組夸鄉里是三

過也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持軍并將梁侯二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

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

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

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此率數百也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

挾為干君五過也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本出軍時欲使之蘭

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有渭城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

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

得信乎今東越人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

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

馮奉世為右將軍元帝時以隴西羗反上言願得其

眾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於是以前書勞奉

世且讓之讓責也責其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官謂

軍而將兵在外故甚苦暴露羗虜侵邊境殺吏民甚

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

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

名不敢當敵故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耶言

善當羗虜良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言將軍恩惠

不測其形朕甚怪之上書言羗虜依深山多徑

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

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守不

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

軍非為擊也助其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飲

飛穀者羽林孤兒及呼東象噉種噉音辱又乃穀切

切謂能張弩者方急遣言今遠至且兵鹵器也必有

成敗者患策不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

法曰大將軍出必有福禪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

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獸必全將

軍之職也乃若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

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須待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

月並進羗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

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武將

軍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羗破還帝曰羗虜破散創

艾逝亡出塞創艾謂懲俱也創初向切艾讀曰又其罷吏士頗留屯田

備要害處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擊公孫述進軍成都城下述死

其將延岑舉城降漢悉滅公孫氏并誅岑焚城百姓

縱兵火大掠光武聞之語讓漢及副將劉向曰城中

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為酸痛甚違古人

吊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馬援為伏波將軍與耿舒同擊五漢壺頭賊守隘船

不得上暑甚士卒多死耿舒與兄好時候弇書曰前

舒上書當先擊克克縣名屬武陵郡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

軍人數百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眾拂鬱行

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連夜擊之即

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

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

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討邊章中嘗侍張讓嵩連戰

無功所費者多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

袁紹爲右將軍建安元年曹公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自陳述言皆飾非

吳張昭爲綏遠將軍及大帝卽位請命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帝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蹇亮直有大臣節帝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

晉羊祜爲車騎將軍鎮荊州會吳人寇戈陽江夏畧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聞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嘗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

宋劉鍾晉末爲龍驤將軍太尉參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鍾領石頭戍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

鎮遏降號建威將軍

劉道規晉末為輔國將軍都督荆寧梁雍六州軍事

時荆州刺史劉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都督降為建

威將軍

劉懷慎自高祖遷都壽春劉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

諸軍事前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

征虜將軍

蕭思話為撫軍將軍充徐二州刺史統楊武將軍冀

州刺史張永眾軍圍碭礮初鎮軍諮議參軍中垣與

王玄謨圍沿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垣行建

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為

垣副并前鋒入河發治口丞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

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思話及眾軍並至碭

礮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安宣旨督戰

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垣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

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道墓車又燒胡景世

樓及攻具等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

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

能固攻道被誅於碭礮永垣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

軍思話啟事礮礮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

進討北鎮山川巖阻空臨河朔行勝之要擅名自古  
宜除其授以允望寔思詒可解徐州為莫州餘如故  
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卽鎮歷城尋為江夏王義恭所  
奏免官

王鎮之為征西大將軍道規司馬時南平太守徐道  
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擅道濟到彥之等討  
道覆以不經將帥故辭不見聽旣而前軍失利白衣  
領職

南齊周盤龍為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時角城戍將張  
蒲與綏魏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青中採樵載虜

三千餘人藏伏枋下直向城東門防明不禁仍登岸  
拔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千餘  
人於門拒戰斬二人賊眾被鎗赴水而魏軍馬步至  
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慶等  
領五百人赴救魏眾乃退坐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  
職八座尋奏復位

陳章昭達為中撫軍大將軍高祖卽位進號車騎大  
將軍以還朝遲留為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

淳于量鎮桂州王綝平後頗請入朝徵為中撫軍大  
將軍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並欲投入山谷不願入

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界黃洞具以兵迎  
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爲所司奏免儀同餘  
並如故

後魏周觀爲高平鎮將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  
西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  
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太武大怒黜觀爲金城侯  
改授內都大官

任城王澄爲揚州刺史攻梁鍾離遇雨淮水暴長引  
歸壽春還旣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頗表解州宣武不  
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關府又降三階

元慶和初爲梁北道總管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  
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瞻若鼯鼠遂徙  
合浦

北齊薛孤延任東魏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川延專  
監造二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  
燕於華林園文襄啟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

楊州公永樂仕東魏爲北豫州刺史河陰之賊司徒  
高昂失列退永樂守南陽城昂走輒城西軍追者將  
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  
百

隋賀若弼為右武侯大將軍開皇末高祖幸仁壽宮  
讌王公詔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怒帝覽而容之明年  
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  
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妬嫉心太猛  
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  
子及此心終不能改耶  
唐竇規為益州行臺僕射武德中徵入朝賜坐御榻  
規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  
蜀車騎驃從者二千人為公所斬畧盡我隴種車騎  
未足給公詔下獄俄而釋之

裴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遇宋金剛賊因犯之師遂  
大潰死皆盡晉州以東城堡一時陷賊徵入朝高祖  
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勲官爵亦已極矣前  
拒武周兵勢足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其屬  
史尋釋之  
獨狐懷恩為工部侍郎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  
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  
代總其眾懷恩督兵城下為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  
初讓之因是怨望

劉仁軌為青州刺史高宗顯慶中大軍征遼令仁軌



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

田仁琬爲太僕卿兼代州刺史克河東諸軍節度副  
大使玄宗天寶元年制曰田仁琬忝居節度鎮守西  
陲不能振舉師旅緝寧夷夏而乃恭行暴政不務恤  
人撓亂要荒畧無承稟邊官之責職爾之繇宜黜遠  
藩用誠邊使可舒州刺史卽馳驛赴任

封嘗清爲右金吾大將軍天保末安祿山叛以嘗清  
爲范陽節度俾募兵東討祿山渡河陷陳留限鼠子  
谷克威轉熾嘗清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譟於西  
城門入殺掠人吏嘗清又戰於鄒亭驛不勝退守宣

仁門又敗從提象門入苑令人倒樹以礙之至穀水  
西奔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遂退守潼關玄  
宗聞嘗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於仙芝軍効力仙芝  
令嘗清監左右廂諸軍嘗清衣皂衣以從事

郭子儀爲司空平章事肅宗至德中以副元帥與安  
祿山賊將安守忠李歸仁大戰於清渠王師敗績降  
爲左僕射仍平章事

殷侑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文宗太和申侑准詔停減  
軍卒千餘人遂敗爲羣盜劫隨州之屬縣時議責侑  
不先陳論以致寇盜左授太子賓客

夏侯孜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懿宗咸通十年正月遷  
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南詔蠻寇西川責孜在蜀  
日失政也

梁劉勗爲鎮南軍節度使率軍屯莘縣旣而魏軍送  
款於太原時莊宗南伐勗在莘旣久糧饋不給人皆  
思歸莊宗令鐵騎直壓其營挑戰勗閉壁示弱乃以  
剝卒絕其甬道持千金斧斬其寨木衆出驚囂俘獲  
而退未帝遣人謂勗曰閩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  
州一旦淪沒勞師弊旅患難日滋退保河壖久無闢  
志昨日東面諸侯奏事來上旨言倉儲已竭飛輓不

克於役之人每遭擒虜夙霄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  
國同休當思良畫如聞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  
時剪撲則予之負荷無累先人勗表曰臣受國恩當  
思闢政敢不杖戈假寐罄節輸忠昨者比欲西取太  
原斷其歸路然後東收鎮冀解彼連鷄止於此時再  
清河朔豈期天方稔亂國難未平纔出師徒積旬霖  
潦資糧殫竭軍士札瘥切慮蒼黃乖於統攝乃詢部  
伍皆欲旋歸凡次舍經行每張椅角又欲絕其餉道  
且據臨清纜及宗城周陽五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  
神臣遂領大軍保於莘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

戒嚴伺其進取

騎射最爲劫掠未可輕謀臣

患難臣誠心體國天鑒兵明

後唐劉訓爲襄州節度使檢較

知荆南行府事以征討無功責

州刺史

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惡生好殺

以苛虐聞明宗亦怒之及鎮上黨

密使安重誨得罪後建立不繇表

不知之徑至後樓謁見泣涕言已無

明宗不悅曰爾作節度使不行好事

宜自省旬日令還遼州賜茶藥而

周慕容彥超仕漢爲鄆州節度使

加侍中遇隱帝誕辰入朝以在鎮

尋授兗州節度使

